

# 俗文化

LING DA WANG

戴善奎

著

縣城隍會賽戲大會

四川出版集團  
四川人民出版社

013034281

I247.59  
136



戴善奎 著

伶大王

LING DA WANG



四川出版集团  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北航

C1641558

I247.59  
136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伶大王 / 戴善奎著. —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 2013. 4

ISBN 978-7-220-08761-5

I. ①伶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15769 号



LING DA WANG

伶大王

戴善奎 著

责任编辑  
封面设计  
绘 画  
技术设计  
责任校对  
责任印制

陈小梅  
陈 荣  
陈 荣  
杨 潮  
蓝 海  
李 进 王 俊

出版发行  
网 址

四川出版集团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  
四川人民出版社

<http://www.scpph.com>

<http://www.booksss.com.cn>

E-mail: [scrmcbsf@mail.sc.cninfo.net](mailto:scrmcbsf@mail.sc.cninfo.net)

发行部业务电话  
防盗版举报电话

(028) 86259459 86259455

(028) 86259524

照 排  
印 刷
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
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

170mm×240mm

印 张

23

字 数

352 千字

版 次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

2013 年 4 月第 1 次

书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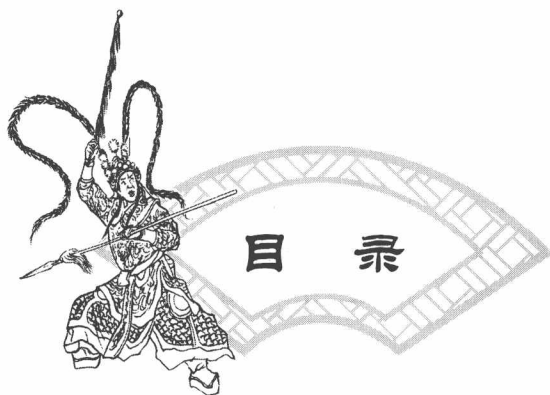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220-08761-5

定 价

39.00 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
电话: (028) 86259624

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  | 暴打戏娃，脚踢下河 .....   | 001 |
| 2  | 操得孬的逗逗班 .....     | 006 |
| 3  | 穷乡场拜码头 .....      | 010 |
| 4  | 麻起胆子唱大戏 .....     | 012 |
| 5  | 黑松林里一夜情 .....     | 018 |
| 6  | 尸体走路吓煞人 .....     | 024 |
| 7  | 遇棒客，死尸当“肉票” ..... | 027 |
| 8  | 抢来“压寨夫人” .....    | 031 |
| 9  | 匪巢里面唱川戏 .....     | 035 |
| 10 | 山寨练功成“疯子” .....   | 041 |
| 11 | 一掷砸破“新郎梦” .....   | 045 |
| 12 | 计赚匪首老鹞子 .....     | 048 |
| 13 | 迷川戏，匪首就擒 .....    | 052 |
| 14 | 逗逗班一炮打响 .....     | 056 |
| 15 | 旦角彩妆上大街 .....     | 062 |
| 16 | 酒家小唱惹是非 .....     | 065 |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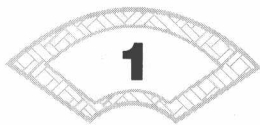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7 | 有危险，柳乘风报信 .....     | 068 |
| 18 | 栈房里，歪人对强人 .....     | 071 |
| 19 | 城隍会戏大比武 .....       | 074 |
| 20 | 名伶被咬进班房 .....       | 080 |
| 21 | 学戏的麻辣烫 .....        | 086 |
| 22 | 陆小姐的情愫 .....        | 091 |
| 23 | 向江湖客学打叉 .....       | 094 |
| 24 | 昆班唱得人啄瞌睡 .....      | 098 |
| 25 | 四大声腔昆为首 .....       | 103 |
| 26 | 武官缠不过两姨太 .....      | 105 |
| 27 | 如夫人看戏成“忠臣” .....    | 107 |
| 28 | 大棠小棠恋武生 .....       | 110 |
| 29 | 东窗事发人招供 .....       | 113 |
| 30 | 九死一生遇水匪 .....       | 116 |
| 31 | 杀二妾，小棠遇救 .....      | 121 |
| 32 | 为避祸，躲小姐 .....       | 124 |
| 33 | 双国葬，艺人喝风 .....      | 128 |
| 34 | 欲唱戏，警署请愿 .....      | 131 |
| 35 | 争场子，大打出手 .....      | 136 |
| 36 | 设赌局，计赚陆团总 .....     | 138 |
| 37 | 场内“打打行”，场外耍耍摊 ..... | 144 |
| 38 | 穿木头跷鞋，学小脚女人 .....   | 149 |
| 39 | 大杂院里小日子 .....       | 151 |
| 40 | 女追男，吓跑黑儿 .....      | 157 |
| 41 | 迎亲队，路遇土匪 .....      | 161 |
| 42 | 老鹁子棒打“鸳鸯” .....     | 163 |
| 43 | 跑码头，黑儿打假叉 .....     | 168 |
| 44 | 陆小姐惊遇刀疤脸 .....      | 171 |
| 45 | 开红山，雷面人衙门中枪 .....   | 175 |

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46 | 总罢市，艺人又断炊 .....      | 181 |
| 47 | 为唱戏，散眼子合群 .....      | 187 |
| 48 | 艺人自治，成立三德会 .....     | 190 |
| 49 | 柳乘风拜堂成亲 .....        | 194 |
| 50 | 赴成都，师徒扮夫妻 .....      | 195 |
| 51 | 假夫妻被强留唱戏 .....       | 197 |
| 52 | 艺人关门打“幺帮” .....      | 201 |
| 53 | 方旅长色迷素儿 .....        | 206 |
| 54 | 三德会的大锅饭 .....        | 212 |
| 55 | 何金枝捆绑戒烟 .....        | 215 |
| 56 | “本子市场”上的“免费编剧” ..... | 219 |
| 57 | 一口咬住烟膏指 .....        | 224 |
| 58 | 满城争谈《白蛇传》 .....      | 227 |
| 59 | 戏场外，两军对垒动炮火 .....    | 232 |
| 60 | 素儿牵手老鹁子 .....        | 237 |
| 61 | 二郎山遭遇“脱衣帮” .....     | 241 |
| 62 | “戏上贼”当成“世上贼” .....   | 245 |
| 63 | “罚戏行家”被收拾 .....      | 252 |
| 64 | 偷科生，黑儿暗帮忙 .....      | 256 |
| 65 | 来了挖人的“班匪” .....      | 259 |
| 66 | 钻地洞，小华金被擒 .....      | 262 |
| 67 | 赵黑儿钢叉斗龅牙 .....       | 264 |
| 68 | 假卖艺探明煤匪 .....        | 268 |
| 69 | 黑矿卧底捣匪巢 .....        | 273 |
| 70 | 挖不走的“箱钉子” .....      | 280 |
| 71 | 精研艺术，互相挑刺 .....      | 283 |
| 72 | 好人品，跳槽客五体投地 .....    | 288 |
| 73 | 烟区唱戏，沿街讨烟 .....      | 290 |
| 74 | 小生素脸变粉脸 .....        | 296 |

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75 | 唱旦角，突然哑嗓 .....      | 300 |
| 76 | 名伶流落，厚颜乞讨 .....     | 303 |
| 77 | 遭遇假枪毙 .....         | 306 |
| 78 | 名伶疯死玉皇殿 .....       | 311 |
| 79 | 一千大洋，请不动戏圣 .....    | 317 |
| 80 | 争戏院，梁上吊“本家” .....   | 321 |
| 81 | 夫妻恩爱，黑儿操成“大王” ..... | 324 |
| 82 | 老鹞子千里请名角 .....      | 330 |
| 83 | 三德会轰动重庆 .....       | 333 |
| 84 | 对台戏，两强扳手劲 .....     | 336 |
| 85 | 抖翎子，柳乘风绝技惊人 .....   | 339 |
| 86 | 两大王同场竞技 .....       | 341 |
| 87 | 川班、京班竞折腰 .....      | 346 |
| 88 | 病歪歪，戏圣受逼 .....      | 350 |
| 89 | 非同寻常大阵仗 .....       | 353 |
| 90 | 春蚕到死丝方尽 .....       | 357 |



## 暴打戏娃，脚踢下河

皂角镇的人爱唱戏，外乡人说：“那里的人是痒喉咙。”

啥人都爱哼唱川戏。包包里有几个钱的，会唱；穷得伤心的，也会唱；长得苏气的，会唱；头上是拉花的，也会唱。好像这一方，不会唱几句川戏，就是傻儿，大家就会拿他当哑巴。

镇上最发达的，不是开酒厂、开酱园铺、开棺材铺的，而是卖木雕太子菩萨的赵巴师。赵巴师原来是雕桃符卖的。桃符是家家过新年时都要挂的、辟邪的东西，谁敢不挂桃符？谨防四乡野鬼，抬腿就进屋。所以赵巴师的生意还做得走。

后来戏班子的人来皂角镇唱戏，班里的名角儿何金枝闲来走到赵巴师的桃符店，用细声细气的旦角嗓，俏皮地问：“卖不卖太子菩萨？”赵巴师问啥子是太子菩萨，何金枝说：“哟喂！就是唐明皇呀！”唱戏的都把唐明皇当梨园祖师爷，他也就成了太子菩萨。戏班子多如牛毛，都要供一个太子菩萨。那时候垮班子是家常便饭，新搭的班子，又要买太子菩萨了。

何金枝后来成了资阳河压断河的旦角，他都在皂角镇买太子菩萨，别的班也就觉得皂角镇的太子菩萨非同一般。赵巴师是做桃符起家的，用桃木做太子菩萨，更是经久耐用，连成都的木雕店，都卖不赢赵巴师。慢慢地，赵巴师的太子菩萨，成了川西坝上五县、下五县供应太子菩萨的名店。班子都以皂角镇买的为荣。最后，连遍布城乡唱耍耍戏的围鼓班子，也有来买太子





菩萨的。

赵巴师一天天阔了，店面也增大了，还当上了商会会长，讨了一房小婆子郑氏。镇上的人也改口叫他赵老太爷。经常组织打围鼓，唱几句“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”。他的儿子赵小壮，更是曲不离口，人长得黑黢黢的，人称赵黑娃儿。乡人说，赵巴师没发达的时候，小壮的妈天天烧柴灶，遭锅烟子熏多了。赵家有钱了，又说她吃乌骨鸡吃多了。

赵黑儿才几岁时，就喜欢去听打围鼓。赵巴师让他跟着雕刻师傅学雕太子菩萨，赵黑儿听见外面的板凳戏开唱了就神了，一刀雕在手上，血染桃木。

长到十来岁时，赵黑儿竟能唱十几出小生戏。有一次，围鼓班子唱《盗书打盖》，唱周瑜的一下子嗓子哑了，没了抓拿，突然赵黑儿就用嫩水水娃儿的嗓子，唱将起来，不但围鼓没冷场，还别有滋味，好像少年得志的周瑜，就该用这种嗓子。而且鼓师还发觉，这娃娃非但不是左喉咙，还能唱得停腔落板，当场就点头说，太子菩萨铺子出来的人，是不一样。

到二月十四，到处举行春台会，各乡镇都在唱戏。何金枝的班子也来了，不过不是到的皂角镇，而是到二十里外更大的棕树镇。赵黑儿天天跑二十里去看戏，夜戏唱到最后的“送客戏”，人些纷纷退场，最后只剩五六个人看戏了，里面还有半截子么爸赵小壮。鼓师直叫唱送客戏的三花脸：“赶快丢戏！赶快丢戏！人都走完了。”三花脸说，不能丢，就凭下面那个小娃娃，我就要把这样的“忠臣”转到。何金枝在马门里看到了，也压低声说，不能丢戏，这一带，挑大粪的人都懂戏，你要把这几个人随便打整，他传出去，很可能就有五十个、五百个人知道了，我们还怎么混？

夜戏完了，班子的人累得倒在台子上就睡着了。何金枝发现，那看戏的娃娃，竟然在台子下面的杉木板上睡着了。八成是要第二天接着占位子看戏。何金枝让他睡到万年台上，和班子里的人打挤。三花脸看他迷成这样，就拿他开心说：“你干脆到班子来唱戏算了。”赵黑儿没心没肺地一口答应。

围鼓唱了一么（音 mò）多，戏虫早就养在肚皮里，拱得他赵黑儿的肚囊，阵阵发痒，就差粉墨登场了。

何金枝问他会唱啥，他当场就唱了一段《山伯送行》的梁山伯。何金枝又问他是哪里学的，赵黑儿说都是皂角镇唱围鼓时，捡的戏。何金枝这才晓



得，他是卖太子菩萨的赵老太爷的公子。说，哦，我晓得了，我们的太子菩萨，还是你家买的呢！

第二天，班里就让赵黑儿在送客戏登场，演一个只有几句唱词的三小生。化不来妆，就由何金枝亲自给他打粉画眉、抹眼圈。赵黑儿也争气，居然没有像第一次登台的人，吓得腿打抖，而是顺顺当当演下来了。赵黑儿舒服惨了！

赵黑儿不想走，还想过戏瘾。何金枝觉得他唱腔还凑合，就是身上一股呆气，眉眼、指爪、身段都不行，唱围鼓的人都这样，有嗓无艺，就热炒热卖，教了他一些身段、表演。再次上场的时候，赵黑儿还真有几下子了。这半截子么爸，看起来像黑闷墩儿，没想到是有灵气的。

台下，皂角镇来看戏的人不少，很快就发现了，赵老太爷的黑儿公子，已经不是票戏，竟然登台演出了。都说“新鲜”。那些来卖笋壳锅盖的、卖棕丝刷子的、卖麻窝子草鞋的、卖蒸蒸糕的乡人，很快收拾了摊儿，挤进场来看黑儿演戏。

赵黑儿唱戏唱得日月都忘了，班主也乐得有这么个本乡的人掺和进来，扯人气，增加新鲜劲，不拿钱，帮干忙，多好！

就在赵黑儿得得意意演戏时，冷不防被人一巴掌扇掉了书生冠，一把抓住胸衣就往台下拖。台下，棕树镇的人觉得不对，戏里哪会多出来个蛮横角色，冒出这些理扯情节？一齐吼起来：“乱演！涮坛子嗦？”“爬进去！”“滚球开！”当即就有甘蔗头、瓦碴子甩上来，砸那肇堂子的混账。赵黑儿向台下直喊，“别打，这是我爹！”

赵巴师给了黑儿几巴掌，骂道：“你还晓得我这个爹？脸都丢光了，皮都肇完了，给我滚回去！”说着，就连拉带脱地将他身上的褶子拉了下来。班主看着赵巴师像捉小鸡似的把黑娃儿抓走，在后面直喊：“他脚上还穿着我们的朝元鞋。”赵巴师凶巴巴一推，把黑儿推倒在地，两把就拉下了朝元鞋。

回到皂角镇，赵巴师就命帮工，把黑儿捆在赵宅前一棵刺笼包树上。刺笼包树身上，满是鼓丁暴胀的刺，帮工下不了手，赵巴师就亲自用麻绳套住黑儿，往树上勒。赵黑儿的妈病倒在床，起不来，只能在床上嘶声哑气地喊：“赵云卿，赵巴师，赵老爷，你骂他，护他耳光，罚他的跪都可以，咋能像打

贼娃子一样，绑起打呀？”赵巴师吼道：“不打他，他记得住吗？都成了贱皮子了，还舍不得打？等他烂成汤汤吗？”

郑氏小妈也闻声而出，看到赵巴师下黄手，把黑儿在刺笼包树上绑结实了，还没动手打，背上已刺出血污，也不去拉拽，而是双手一抱，倚在门边说，“不就是唱了几出戏吗？又没有去嫖，去赌。”

赵巴师更气：“他要是嫖婆娘，压墩墩宝，还好点，起码没有这么贱嘛！士农工商，兵盗优娼，唱戏，娼妓都不如。”

宅后的沟边，长着一簇黄荆树，发着一簇五叶的青绿叶子，赵巴师摘了一枝黄荆条，将就那连枝带叶的刷刷儿，对着黑儿一阵乱抡。黑儿惨叫。他那病妈，又在床上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喊：“赵老爷，赵巴师，赵云卿，你只有这一个儿啊，打死了，看将来哪个接你的香烟，端你的灵牌子！”

赵巴师盯一眼小妾郑氏微微拱起的肚皮说：“打死了贱种，清静，打死一个，再生一个就是。”郑氏巴不得老头把黑儿打废了，打残了。事实上黑儿去演戏，也是她听到后，翻的话，告诉赵巴师的。但是，嘴里却说，你教娃娃就教娃娃，不要把我扯进来，我也不晓得能不能替你生儿。就算真的是个儿，不知道的，还说你有了新的，就把旧的当球踢。

赵巴师最恨的，是黑儿咬卵罩的样子，一点都不求饶，不求饶就是不悔改，今后还会去当戏子，益发火冒三丈，劈头盖脸地挥舞着黄荆条子，有两次，叶刷刷就打到黑儿的嘴上。

就在黑儿挨打的时候，打更匠已在满场鸣锣，叫各户的当家人，都到祠堂去开会。之后，管祠堂的赵灯影就单独来通知赵巴师，赵巴师这才解了麻绳，叫黑儿滚回屋去，等老汉从祠堂回来再收拾小杂种。赵灯影说，族长讲，黑儿也一起去。

赵氏祠堂，墙是黑的，柱头是黑的，梁担是黑的，就是那一排排可以睡人的宽条虎凳，也是黑的。最让人发虚的，是族长赵长许的脸，也是黑的。赵长许是这几十年间，赵家族人唯一考中的举人，胡子都白了，半寸长的寿眉却还是黑的。

赵巴师两爷子一到祠堂，就被喝令双双跪下。族长一副马脸，满族人的眼睛，则像齐刷刷的锥子，扎着赵家父子，痛倒不痛，浑身难受。



族长赵长许风都吹得倒的样子，声音也是喑哑的，说起话来却很硬肘。他也不像平时那样，喊赵巴师“老弟”，而是直呼其名：“赵云卿，今天为啥让你父子跪祠堂，应该晓得吧？”赵巴师说，晓得，都是我家教不好，训导不严，并不是赵巴师让儿子去唱戏儿子才去戏台上唱戏，丢了全族人的脸，脏了赵姓人的班子。我已经知错了，正把忤逆的儿子，在树上捆起打呢。

赵长许说，要是黑娃儿偷了人家的秤砣，拿了人家的鸡蛋，你打也好，罚也好，我才懒得管呢，那是你家自己的事。登台唱戏，就不同了，是臊整个赵氏族人的皮，在皂角镇不敢唱，居然跑到棕树镇去臊皮，丢脸就丢远了，把赵氏宗族搞得臭名远扬，你赵黑儿就安逸了？赵云卿，你是正经生意人，虽然卖的是戏班子的太子菩萨，不等于你家的人就是唱戏的。要说唱围鼓，我这张老脸，还经常露一露呢。打围鼓是自家娱乐，玩的是高雅，要的是情趣。唱戏呢？就是卖脸皮、卖声气、卖扭捏了，尤其那些男人，跑去母声母气、咿咿呀呀唱娘娘腔，贱得倒胃口。人些就只想着他是戏子，不是常人，戏才看得下去。

照管祠堂的赵灯影听到这里，忍不住插嘴：“男人卖脸皮，跟女人卖身，都球一个样！是他妈个下九流！”赵长许狠狠瞪他一眼：轮得着你来说话吗？

“说起来，我们赵氏宗族的人，也出过一些戏子。黑儿唱戏，也不算头一回。但是，当了戏子的，哪一个不是被逐出宗祠，永远不准再进？而且十有九个，都是从此改名换姓，不再姓赵。赵氏是中华百家姓的第一姓，也曾经是国姓，是随便拿到戏台上去糟蹋的吗？”赵长许说出的话，像木匠钉出的钉子，扎得赵巴师筋痛，恨不得前面有条地缝，钻进去。赵黑儿却像个泥人，像个小哑巴，一声不吭。格老子，像他妈个岩渣脑！最后，族长放了狠话，“今后要是赵黑儿再登台唱戏，马上拿笔，把族谱上赵小壮的名字抹了，赵氏宗族就没这个人了。”

赵巴师父子走出祠堂，老爷子恨得嘴角发抖。自己在皂角镇几十年，走到哪里，都是受人尊敬的，今天居然被弄去跪祠堂，连看门头一样的赵灯影，都可以当众洗刷他，今后在皂角镇，恐怕都难抬头挺胸了。一切，都是这死娃娃惹的祸！两爷子一前一后地走。路，都走不到一起了；话，更是说不上半句。



前面，就是竿桥，是皂角镇喳闹河上一座竹索老桥，下面是十几条手臂粗的、经油水浸泡过后扭制而成的竹筋，搭上竹板就可过人。那些四处奔走的外国传教士，还当稀奇似的，专门来照过相。赵巴师上了桥，走到中间，就停住了，等着赵黑儿走到面前，赵巴师用恶狠狠的目光，盯住黑儿：“你还能说话吗？”赵黑儿点点头。赵巴师说，我还以为用黄荆条打你，把你打成了哑巴呢。赵黑儿说：“没哑。”赵巴师说，“那我问你，以后究竟还到不到戏班子唱戏？给我来句痛快话。”黑儿低微的声音在喉咙里打转转：“不唱就是。”赵巴师说，“你看，我被你害成这样，在皂角镇都不好做人了，你要是今后再上台子去卖声气，我就彻底混不下去了。到时候，别怪你爹狠心，我生得了你，也灭得了你。”黑儿沉默一阵，突然说，“爸，我没偷没抢，也不像有些人家的娃娃，很小就学会了抽鸦片烟，不过就是唱了点耍耍戏。你是雕太子菩萨卖的。太子菩萨就是唐明皇，他都不嫌戏班子，为啥现在的世道，就把唱戏的看得这么贱？”

赵巴师的脸，一下就涨红了，恶气，陡然生至胆边，看一眼喳闹河那白花花的流水，虎狼似的急流奔腾，突然抬腿一踢，就把赵黑儿踢下了竿桥。黑儿一只手还抓着竿桥的竹缆，手已经被竹片割出了血。赵巴师又上去狠踩一脚，黑儿就掉了下去。



## 操得孬的逗逗班

赵黑儿睁开眼的时候，发觉自己背朝天趴在一个坡坎上，一个比他稍大的半截子么爸，正跪在他后背上，压他的肚皮，水一股股从鼻腔、口腔里出来，把他的鼻腔呛痛了，而且很难受地麻到了后脑壳。喉咙里，变酸了的饭粒儿，几颗几颗和着腹水，回到口里，吐出去，很不好受。

那半截子么爸叫朱树民，长得白白净净，还很帅气。大家都叫他朱儿。





一看赵黑儿醒了，就朝河边脸上长着几颗白麻子的一个老把子喊：“钟师傅，人醒了！水吐了，肚子里的饭都给压出来了。”那暴烟子老头钟鼎盛不惊不诧地说：“醒了就对了嘛，帮他把湿衣裳脱下来烤干嘛。地上吐了的酸饭，不要丢了。”

喧闹河奔腾湍急，一路流得轰轰烈烈，声音闹麻麻的，像他妈个吼班。流到这儿，变乖了，被山上滚落的大石头一扎，河水就安静下来，并且形成一个回水沱。很多上游漂浮物，都在沱里打转。钟鼎盛看见有几根竹竿淤到岸边，就蹚水下河，想打捞上来，做唱戏用的把子道具。

赵黑儿有了点精神，谢过朱儿的搭救之恩。朱儿说，你也别单单谢我，要谢就谢大家，是汪素素先发现你，哥子们嗨左嗨左一齐把你拉上岸的。说着指了指旁边一个倒男不女的小幺爸。那汪素素回头莞尔一笑，又用搜集来的马尾松针，扎成麻花大辫。草坪上，已经支起一个鼎锅，汪素素扎的松针麻花大辫，是用来烧锅的。

朱儿看看黑儿身上焦湿的宁波绸衣，团花的烟油色短褂，说你像个有钱人家的公子，咋的想不开，跳河了？黑儿不会扯谎，就把自己唱戏，父亲翻脸的事讲了。朱儿一拍掌说：“原来你迷上了我们这行。吃不起饭的，讨口叫化的，才学唱戏。你绅商人家的子弟，唱啥戏嘛！”

赵黑儿问朱儿：“你们是个戏班子？”朱儿操着戏腔说：“我本是一个逗逗班，唱戏糊口到乡间。”汪素素也过来，把手在朱儿肩上一搭说：“就是经常穿青桐林、跑野烂摊的穷班班。”

“逗逗班”？赵黑儿是晓得的，尽是搭不上班子、操得孬的艺人，你凑一件褶子，他凑两顶戏帽，逗成的江湖班子，行头不够，行当不齐，跑的都是大班子不愿去的穷地方，混几口饭吃。这逗逗班连班主都没有，只有一个牵头的，就是钟鼎盛。马上就要到松毛镇了，班里还连当枪做棍的把子都没有，所以钟鼎盛要在回水沱现捞竹竿做把子。

汪素素把一双小手在朱儿头发上乱揉了几下，就去把火升起，鼎锅内掺上水，几把米一倒，那数得清的米粒，就清汤寡水地在锅中翻腾。

忽然钟鼎盛在河边喊她：“幺儿，赶快把背篋腾出来，我好舀鱼！”汪素素将一个背篋捣翻，里面的小鼓、堂鼓、小锣、云板倒得一地，提了背篋，



脚步怪异地飘忽着，飞叉叉朝河边跑。

么儿？赵黑儿听得狂眉狂眼：这长得伸伸抖抖、有模有样的素素，竟然是那扁头石怪的钟鼎盛的儿？朱儿对赵黑儿一笑：“是老舅。他要那么叫嘛。”

赵黑儿脱下身上的湿衣，找树枝撑在火边烤，身上没有湿衣服溙着，好受得多，干脆长裤、摇裤（内裤）全部脱掉，露出一身光董董黑肉。朱儿赶紧叫他穿上摇裤，把那坨羞肉遮了。“这里面有人见不得的。”

难道，人群中有女流不成？逗逗班十几个人，不是穿长衫子、留大辫子的暴烟子老客，就是着短衣、穿草鞋的小男人。朱儿用嘴朝河边奔去的汪素素一努嘴，那意思是，你明白嚟！

赵黑儿这才注意到，这些人中，只有汪素素一人穿了朝元布鞋，其余均是草鞋。

汪素素是小脚，乡下人家的女娃，缠足不地道，总还弄了个金莲四五寸。走路有点飘，小脚毕竟是小脚。腰杆有点细，皮子有点嫩，人长得好看，走到哪里，天上都有公老鹰来叼，地上都有饿虾虾来啄，所以老舅钟鼎盛就给她弄了条假辫子，穿了男人的朝元布鞋，鞋头塞了很多布襟襟。脸盘子伸展嫩蒜，黄色戏剧油彩一盖，就成了烟灰像，再点上几颗黑麻子，就没有饿老鸩“打启发”了，嗨，还真把赵黑儿给麻住了。

汪素素飘飘忽忽地抱着几根竹竿走回来，用路上拾来的给神像挂红的布襟襟，把竹竿缠出一道道花杆斜纹，居然可以当唱戏把子用。

钟鼎盛在河边发现了许多寸把长的鲫哥板儿（小鲫鱼），又在那里叫：“么儿，把那地上吐的酸饭，给我捧来。”素儿一只手捂住鼻子，从地上抓了一把赵黑儿的呕吐物，跑到河边，按钟鼎盛指的地方，撒在水里，那是撒鱼窝子。钟鼎盛待那些麻麻小鱼被饭粒吸引过来，用背篋一个劲舀鱼，居然积了一大捧。看见鲫哥板儿都被吓跑了，正说回来炖汤，忽闻上流“乒”的一声枪响，接着听到打沙枪的“哦啻”一声，便见有雉鸡从树上落到湍急的江里，猎手在河岸上追了几步，看到流水无情，很快把雉鸡冲得没影。钟鼎盛就知道有人送菜了，站在回水沱等候，真的把那雉鸡捞着。

这下鼎锅里热闹了，淦（烫水后拔毛）了毛的雉鸡和鲫哥板儿都下到汤里。唱旦角的马永堂，又用长衫子兜来了很多土尔瓜，是前面村道上一棵树



上发现的。四顾无人，他就当成野的摘。

逗逗班的人一路爬山、钻青栎林，沿途摘野的、吃素的，今天算是开洋荤。大家都吃得高兴。汪素素扭下一只雏鸡腿给朱儿说，你是文武小生，吃了上台才踅得动。朱儿要让给钟师傅，素儿一声“烦球得很”，将鸡腿一下搯在他嘴里。

赵黑儿也得到一碗，边吃边对钟鼎盛说：“钟师傅，我没有地方去了，就留下跟你们一起吃戏饭算了。”钟鼎盛说，戏饭，也有不同的吃法，我们吃的是戏饭里的糙饭、苕饭、汤汤饭。赵黑儿说，有口米汤喝，我都知足。

上边村道有梆梆声，一路响过来。到小树林上方，梆声停了。

一阵树枝劈啪，树丛里冒出个横眉竖眼的人，年纪不大，却已长出几根抬头纹，脸墩儿上还有几柳横肉，左手持一截削成梆子的竹筒，右手拿敲棒。看着锅里煮的土尔瓜，将梆子狠狠一敲，白眼一翻，狠声拌噪地问：“哪个叫你们摘我土尔瓜？你们是哪里的野人？”钟鼎盛说，我们是戏班子，不是野人。不晓得土尔瓜是你的，我们给钱就是。那打更匠一听是戏班子的，“噢”一声，脸色就和缓了，口气也变了：“土尔瓜够不够？再给你们摘点来。”

打更匠名邱爪爪，是个孤人，也是个不务正业的痞子。松毛镇的乡场上干脆让他干这打更报时、鸣锣喊事的角色，算是给安了份“公事”，每月有点米粮供应，给点碎银子花。邱爪爪算是得到安顿，少有抓拿骗吃了，晚上就住在破庙里。

松毛场是个偏僻小场，富户很少，平时请不起外边的戏班子，现在邱爪爪一听戏班子不请自来，喜出望外，热情得要命，一再叮嘱，不要去别的乡场，就在松毛场唱它个十天半月。又说他马上去给邱舵爷报告，打扫戏台，迎接班子。



### 穷乡场拜码头

松毛场上，牛犄弯弯的老街，拉出一道扯眼的弧线。街面不是石板，是泥地，却踩得像旧时人家户屋里的砣砣“死泥”。街沿到处是避雨遮阴的大屋檐，靠廊柱支撑。一排排廊柱看过去，每根都可用一个字概括：悬！柱子下的礅墩，好多都剥蚀成长着苔藓黑斑的“钟乳石”，只剩尖尖的石巅儿顶着柱子，有的礅墩则是两三截石料凑的，积木一般。廊柱，干脆就是两三米长的条石。讲究的人家，檐下斗拱做成长长的“扁担挑”，遥遥伸出，托住下垂的吊瓜。窗户颇多“牛肋巴”。没啥铺面意识，很多人家只是随便开了一道临街木门，其“设置语”恍若：高汉子，低头进。街沿上到处是丢弃的石块、磨盘。

一看就是穷街、冷场。除了两家茶馆、一家肉铺、一家杂货铺、黄粑店和裁缝铺外，就没啥商户了。这样穷得伤心的鬼塌塌，居然有戏楼，而且两打两个，还都相当不错。西戏楼高檐悬梁，上有大翘角、小翘角。大翘角之下，有木龙探头，蕴“藏龙”之意。檐下的斜撑，做成粗蛮的撑弓，弓上雕有云纹、火球。戏楼上还有走马转角楼。小小松毛场上不过几百号人，这点儿人丁，却还嫌场合不够，又在东头场尾，配建了城隍庙和另一戏楼。

再穷的班子，都要拜码头。这跳蚤小场，竟然也如此间戏台一样，有两个袍哥码头。钟鼎盛没想到是这个格局，只准备了一份刀头，一封红纸包的点心。让朱儿赶紧从肉铺借了刀，将那块刀头一剖为二，小心翼翼花成薄薄的两牙，那半肥瘦的刀头，横看还有巴掌宽，纵看，就薄菲菲了。有些不好意思，但也是没办法的事。点心也改小另封，都有些拿不出手了。

西头茶馆，斜插着一面白色牙边的蓝底“仁”字旗，分明是仁字袍哥的堂口。邱舵爷已经得报，和几个乡村耆宿，或含着长烟杆，或捧着白银水烟